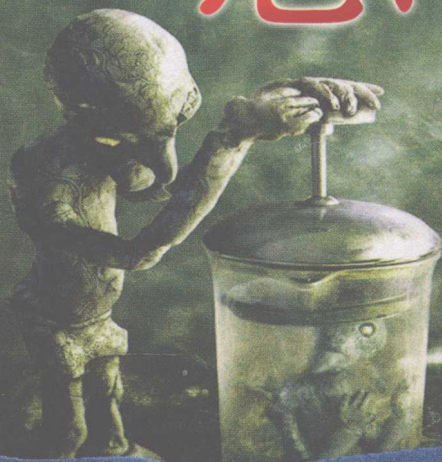




七年典藏

最悬疑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七年典藏

最悬疑

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

1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悬疑 /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7

(最文库)

ISBN 978-7-5399-2631-5

I. 最... II. 今...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792 号

书 名 最悬疑

编 者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31-5

定 价 20.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夺命旋律	王建华 (1)
传教士被杀之谜	李澎声 (5)
女子尸身男子头	王仁昌 (10)
追踪吸血僵尸	王仁昌 (15)
医院魅影	张富涛 (20)
不被追究的谋杀	吕新建 (24)
心中的魔鬼	王东生 (29)
我的一条腿呢	张有德 (33)
最后一个浴客	叶林生 (37)
时钟停在半夜	徐克武 (42)
灵车出租	龚嘉悠 (47)
绿脸	应 峻 (52)
空棺奇案	冯 舒 (57)
赌徒的末日	黑暗路西法 (63)
你死我活	非吾 (68)
鬼琵琶	董海明 (74)
花房谋杀案	紫薇朱槿 (78)
第七个读者	雷 米 (83)
积骨岛惊魂	李 异 (137)

夺命旋律

王建华

清晨，马尔蒂尼来到女友乔伊娅的住处。门虚掩着，马尔蒂尼推门而入，看见乔伊娅的手脚被绳子捆着，横躺在床上，眼睛向上翻着，样子很可怕。床边的书桌上一片狼藉，一只小型录音机里的磁带，像一团乱麻垂落在地。马尔蒂尼上前用手置于女友的鼻前，发现她气息全无，显然已经死了。

马尔蒂尼忙打电话向警察局报案。一刻钟后，警车呼啸着开来了。“又是一名可怜的受害者！”警长苏恩奎暗暗嗟叹，这已经是第十个受害者了，几乎是同样的场面，死者都是被捆绑着，身上没有丝毫伤痕。尸检之后，在死者的胃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毒物质。死者身边都有一只小型的百灵鸟牌录音机，而且都被毁掉，磁带凌乱。从现场情况看，凶手的动机不像是谋财。

已经过了三天，案情还没有一丝进展，苏恩奎伤透了脑筋。半夜，电话铃急剧地响了起来。电话中传来一个男子求救的声音，苏恩奎问清地址，迅速带领警员奔赴案发地。

报案者是一个叫华伦斯的男子。夜里，一男子闯入他家，不由分说地捆住他，拿出一个小型录音机，按下放音键便离开了。他刚离开，录音机里便传出音乐声。华伦斯满腹狐疑，不知他搞的什么鬼。大约三十秒后，华伦斯觉得那乐曲的旋律使他的精神变得恍惚起来，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并伴随着胸闷气促，令他十分难受。他想起刚才那男子说的什么伟大计划呀，送他上天国呀，教堂后的地窖等等，才警觉起来。他来不及多想，挣扎着向茶几移去。

音乐不断地从录音机里传出，华伦斯感到后脑的神经在痉挛不止，有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感觉。他用尽全力，撞碎茶几上的玻璃，咬着牙将绑住手腕的绳索在玻璃的碎口上来回摩擦，手腕被割破，血流了一地，他也顾不上这些。绳子终于断了，华伦斯忍着剧痛，将录音机的暂停键吃力地按下，那可怕的音乐这才戛然而止。喘息了片刻，他爬到电话机旁，用微弱的声音报了案……

又是一起同样的案子，所不同的是这回被害者没有死，录音机没有被毁掉。更令苏恩奎欣喜的是，华伦斯正好是学美术的，他能根据记忆将那男子的面容画出来。



回去后，苏恩奎小心地从录音机里取出磁带，突然，他发现磁带的外面有几个手写的小字《蓝色光晕下安详从容的芸芸众生》。“啊，是它！”苏恩奎以前曾无意中看到过一份资料，资料说，十九世纪末，佛罗伦萨有一位名叫戈麦菲的音乐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揣摩，谱成了一曲名为《蓝色光晕下安详从容的芸芸众生》的乐曲，全曲十分钟，它的旋律非常奇特和刺激，一个正常的人如果听完全曲的话，就会因为心烦意乱、神经紊乱窒息而亡。为此，当时的皇室下令将戈麦菲作为异端处死，并毁掉了所有录有这支曲子的唱片。“难道还有残存下来的唱片？”苏恩奎心想。

苏恩奎派人将马尔蒂尼找来，把华伦斯画的头像给他看。马尔蒂尼一看，惊叫起来，说：“这是我的同学贾德森。”案件已经初见端倪，系列恶性案件的嫌疑人是一男子，即贾德森。那么，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不为财，不为色，既非复仇，又非情杀！苏恩奎百思不得其解。

苏恩奎带着警员去了贾德森的家，但扑了空。不过，这是苏恩奎事先预料到的。据华伦斯提供的线索，贾德森还提到过教堂后面的地窖……但究竟是哪个教堂呢？苏恩奎又拨通了马尔蒂尼的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贾德森喜欢去哪个教堂。马尔蒂尼说：“他最喜欢去的是西埃维大教堂。其实，他喜欢的不是教堂，而是教堂后面那个令人生畏的地窖。记得念中学的时候，他带我去过那个地窖，在地窖里他突然变得像狼一样，掐着我的脖子，说要掐死我。要不是我拼命挣扎，还不知结果如何呢？不过，那时，我们都还是贪玩的孩子，后来就渐渐淡忘了……”

周末，西埃维教堂后面一片漆黑，苏恩奎带着三名得意的助手，潜伏在密密的树丛中。十一点钟光景，有个黑影悄悄溜进地窖，并随手将地窖的木门关上。五六分钟后，警员们冲进地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昏暗的油灯下，贾德森一丝不挂地蜷缩在角落里，一旁的小型录音机里正播放着那可怕的音乐，或许他心中过于难受，或许他精神过于投入，竟没有察觉到有人闯入。在随后的三天里，贾德森不吃不喝，闭口不言，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直到第四天，他才清醒过来，交代出犯罪过程。

原来，贾德森是蓝天白云教的忠实教徒。蓝天白云教是一个邪教组织，本来就有心理缺陷的贾德森参加了该教后，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

地”。任何一个邪教组织都有一个听上去很高尚并具强大诱惑力的教旨，蓝天白云教也不例外，它的教旨就是拯救人类。

贾德森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看到了有关《蓝色光晕下安详从容的芸芸众生》的资料，于是，他想方设法弄到了这张唱片，然后将它翻录成十二盘磁带。他突发奇想，决定完成一个所谓拯救自己与别人的伟大计划，连自己在内，他一共要拯救十二个人的灵魂。为安全起见，他拯救的对象一般都是单身独居的青年，他要连续将十一名年轻人用这首死亡之曲置于死地。当放完长达十分钟的乐曲之后，录音机装入的少量炸药便会在乐曲完毕时，以剩下的电池为动力，炸毁磁带。在将十一个人送入天国之后，他认为最神圣的时刻到来了，就是他自己在乐曲声中，在一个他最喜欢的地方——地窖，升入天国，到另一个世界去……

“啊，太可怕了，可怕的信仰，可怕的邪教……”听完贾德森的交代，苏恩奎不由扼腕叹息。

传教士被杀之谜

李澎声

民国年间，正是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的春天，汉口福音教堂出了一桩惊天命案，英国传教士毛姆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卧室里。欧阳长风探长闻讯后，立即和几名助手赶赴现场。只见毛姆朝天倒在地上，胸前的衬衣被撕开，一把剪刀深深地插进胸膛，喷溅的血液凝固在地上，他的尸体旁躺着一个被踏烂的花篮，几束鲜红的玫瑰花凌乱地散落在地上。

欧阳走到毛姆身边，俯下身去，拔出那把致毛姆死亡的剪刀，神情专注地审视了一会，用它拨弄一下毛姆胸脯上那个血糊糊的刀口，自言自语地说：“好利落的刀法。”

欧阳将剪刀交给手下，开始在毛姆的房子里认真察看起来。他在墙角的阴影里拾起一个仅能套住手指头的绷带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随后来到毛姆用来收藏贵重物品的柜子前，眉头紧锁。柜子门已被打开，但里面的巨额银票和一大堆金器玉器完好地摆放着。欧阳想了想，敏锐的目光停在地上的花篮和玫瑰花上。他命令助手叫来在教堂守夜的更夫王老二。王老二说，他昨天晚上看见毛姆带着一个卖花的姑娘回到教堂，那卖花姑娘挎着一个花篮，里面还盛满了花，但她长什么样子，王老二没有细看，因为毛姆以前常常从外面带女人回教堂过夜，这回王老二也没在意。

难道是毛姆调戏卖花姑娘，卖花姑娘出于自卫，杀死了毛姆不成？欧阳这么想着，见教堂里修剪花草的丁老头叫嚷着跑过来，手里提着几件花绿绿的衣裳和一个乌黑的发套。丁老头告诉欧阳说，这些东西是他在教堂后面的围墙下发现的。欧阳接过一看，那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分明是凶手扔下的。王老二连忙证实说，昨晚的卖花姑娘穿的正是这套衣服。

可是，那凶手为什么要戴着发套呢？欧阳思索一番，带着助手离开了教堂。

一连几天，欧阳和他的一个助手身着便衣，出入汉口各大医院和诊所，进行艰难查访。可他们跑断了腿，还是一无所获。助手埋怨道：“难道凶手躲在医院里？”欧阳自信地说：“我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这天，刚下过一阵春雨，欧阳和他的助手又出现在汉正街。在一家名叫春和堂的诊所前，欧阳停下来。春和堂同前几天他们所看到的一样，依然大门紧闭。欧阳盯着招牌上写的几个日本字，回头问助手道：“春和堂的主入是谁？”助手回答说：“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人，名叫刘一海。”欧阳说：“我们进去会会他。”助手疑惑地说：“春和堂一直关着门，他怎么会在家呢？”欧阳指着通向诊所大门的一道鞋印说：“鞋印还没干，主人一定在家里。”

欧阳去敲门，门很快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刘一海，只见他皮肤白皙，身材清瘦，手指间还夹着一支香烟。他看着欧阳和他的助手，紧张地问：“二位先生有何贵干？”欧阳哈哈笑道：“我们来卖花呀。”说着，从拎着的袋子里拿出一枝枯萎的红玫瑰，递到刘一海的鼻子下。

刘一海一惊，眼神里飘过一丝慌张，连手指头夹着的烟也抖落在地。不过，他马上镇定下来，说：“我这里是看病的，你们要卖花，请到别处去。”欧阳又是一笑，对刘一海说：“我们还卖手术用的日本剪刀呢。”助手将杀死毛姆的那把剪刀在刘一海面前亮了一下，刘一海脸都白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捣乱，否则我要喊人了……”

欧阳一把抓住刘一海的手说：“我再送你一个戒指吧。”刘一海低头一看，他那只受过伤的手指头上，稳稳地套着欧阳在毛姆被杀现场拾到的那只绷带圈。此时，刘一海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欧阳将刘一海带回警署，没容多问，刘一海竹筒倒豆子似的，承认了他乔装卖花姑娘刺杀毛姆的经过。可刘一海为什么要刺杀毛姆呢？不管欧阳怎样审问，他就是不肯说，欧阳只得暂时将刘一海关进号子里，待以后再审。

开头几天，待在号子里的刘一海倒还安稳。可第四天，刘一海渐渐变

得烦躁不安，心慌意乱。

警员把情况报告给欧阳，欧阳再次提审刘一海。刘一海恳求欧阳允许他去汉正街悦来旅馆见一个人，事后愿将毛姆被杀真相全部招供。

第二天，欧阳和两名助手悄悄尾随刘一海来到汉正街。隔着老远，欧阳看见刘一海走进悦来旅馆。可过了好久，仍不见刘一海出来，欧阳和助手只得跑进去。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欧阳看见刘一海拿着一张纸条，呆滞地站立着。欧阳拿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

感谢一海大哥替我报仇雪恨，待我将翡翠马安置妥当，我会亲自到监牢看望你的。

王玛丽

“王玛丽是谁？”欧阳逼视着刘一海。刘一海喃喃地说：“玛丽是我的未婚妻呀……”

那是三个月前的一天，刘一海正在诊所坐诊，一个满脸憔悴、面带忧伤的小姐走进来，她自称叫王玛丽。刘一海为王玛丽把过脉后，说她患的是伤寒，然后给她开了几副药，嘱咐她好好保养。后来，王玛丽又来过几次诊所。病愈后的王玛丽娇美动人，尤其是那摄人心魄的眼神里独有的忧伤，令刘一海怜爱不已。他便关心地询问王玛丽的身世，王玛丽“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扑倒在刘一海的怀里……

原来，王玛丽是个不幸女子。十五年前，她父亲是汉口一个很有名望的木材商，但由于她家一只祖传的翡翠马，惹下了大祸。据说那只翡翠马是宋朝皇宫珍品，价值连城。王玛丽的父亲精心收藏，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可不知为什么还是走漏了风声，被英国传教士毛姆知道了。毛姆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美女，二是爱古玩。于是，毛姆设计邀请王玛丽的父亲到教堂赴宴，然后扣留了他，逼着他的家人交出翡翠马，换取他的性命。可是等他的家人将翡翠马交给毛姆时，领回去的却是王玛丽父亲僵硬的尸体。毛姆仗着大英帝国撑腰，做下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谁也奈何不了他。

十五年过去后，王玛丽长大成人，知道了父亲所受的冤屈后，萌发了为父亲报仇、夺回翡翠马的决心。为了接近毛姆，她不惜含羞受辱在毛姆

经常出入的汉口白兰地夜总会做舞女。她的美色终于打动了毛姆，一次跳完舞后，毛姆把她带回教堂过夜，她本想趁机夺回翡翠马，然后杀死毛姆，逃离汉口，不料反被毛姆奸污了，而谨慎的毛姆连翡翠马的影子都没让她看到。

刘一海听了王玛丽的叙述，很是同情她，答应为她报仇雪恨，夺回翡翠马。王玛丽当即感动得跪倒在地，刘一海连忙扶起她，坦白地说自己早已暗恋上她，请求王玛丽嫁给她。王玛丽含情脉脉地看着刘一海，一口答应下来，说现在他们就以未婚夫妻相称，等大功告成后，再远走他乡。随后，刘一海化装成卖花姑娘，杀死毛姆，夺走了翡翠马。他将翡翠马交给王玛丽时，王玛丽答应五天后，两人在悦来旅馆相会，然后伺机离开汉口。可刘一海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欧阳抓获，而王玛丽竟然没等他，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



刘一海招供了杀死毛姆的原因，但欧阳反倒一点也不轻松，如刘一海所说，那王玛丽是个大情大义的女子，他欧阳怎么舍得捉拿她？何况她身处何方仍然是一个谜，又加上英国领事催着要快点结案，欧阳很是头痛。

第二天一大早，汉口各大报纸登出消息，说刺杀毛姆的凶手已被抓获，凶手招供杀死毛姆是因为抢夺一只宋朝的翡翠马。目前，该翡翠马正在英国商人威廉开的珠宝店展览。消息传出，市民们争相涌入威廉的珠

宝店。欧阳和他的助手混在其中，密切注视那些观看翡翠马的客人。直到下午，欧阳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看见一个穿黑色旗袍的窈窕女子走近那只展出的翡翠马，她虽然装作很平静的样子，但她眼神里的狐疑和犹豫，仍然逃不过欧阳咄咄逼人的眼光。他快捷地走近她，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天下第一神骗玉面狐小姐光临，真是幸会。”

玉面狐抬起头，惊慌失措地说：“你是欧阳探长？”

欧阳朗声笑道：“不错，在下正是欧阳长风，您呢？是玉面狐，还是王玛丽？一只仿制的翡翠马也要劳驾您露面，倒是没有想到啊。”

玉面狐一张粉脸儿变得苍白：“怎么？我手上的翡翠马才是真品？”

欧阳和助手将玉面狐押到警署，刘一海一见到她，欣喜若狂地叫道：“玛丽，你真的来看我了？”玉面狐的嘴角滑过一丝绝望的冷笑，什么也不说，让刘一海蒙在鼓里。

欧阳长叹一声，道破了玉面狐借刀杀人的诡计。原来，当他听了刘一海讲述毛姆杀死汉口那木材商，骗走翡翠马的事实后，回忆起十多年前那个案子发生时，他是汉口警署的一个小探员，亲自参与调查过那个案子，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木材商只有两个儿子，根本没有女儿。后来，他联想到三年前逃离汉口的神骗玉面狐，惯于用自己的美貌，施展移花接木、借刀杀人的伎俩，便猜想玉面狐回到了汉口，那个王玛丽只是玉面狐的化身。

于是，欧阳探长利用玉面狐不识真翡翠马，且生性多疑的弱点，在报纸上登出了翡翠马展出的消息，使玉面狐不敢相信自己取走的翡翠马是真品，反而来察看那只展出的仿制品。当玉面狐出现在展出现场时，欧阳的推断得到了证实。

女子尸身男子头

王仁昌

民国初年，分布于汉口汉正街的灵成、长乐、楚风等汉剧院成天高朋满座，各个茶馆内也是锣鼓喧天。当时以沈家庙新来的黄孝花鼓戏班子最为红火。班主姓熊，年过花甲。他有个独生“姑娘”名熊翠玉，是个绝色美人，熊家班子的生意，好就好在熊翠玉身上。

这日，熊班主跷着二郎腿，惬意地品着茶，杂役领来两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抬着一口大藤条箱，说是有个老头送来的礼物，熊班主问送礼人姓甚名谁？两个汉子异口同声回答，说打开一看就知道的。熊班主暗笑，又是哪个老色鬼打熊翠玉的主意，送来恁大一箱子东西讨好他。

熊班主打发过赏钱，吩咐两个汉子离去，喜滋滋地打开藤条箱子，刚刚掀开一半，瞅见有颗血淋淋的人头，面目狰狞，两眼直直地盯着他……不由大叫一声，吓死过去。

欧阳长风探长接到花鼓戏班子的报案，带人赶赴沈家庙询问案情，熊班主老泪纵横，喃喃地说：“是我害了他，怪我，是我害了他呀！”欧阳见班主情绪极不稳定，转而问班子里的人，那些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晓得藤条箱是两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送来的。那颗烫头发、两耳戴翡翠环子的人头，便是熊翠玉。

欧阳早就听说过，熊翠玉是位年方十九的漂亮坤角，红遍大江南北。可是一验身，发现熊翠玉颈项上竟有不甚明显的喉结，分明为男扮女装。法医还断定，箱里的碎尸块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子尸体！尸体被砍成三块，两条大腿从胯部卸了下来，各带着半截白纺绸洒花滚边裤筒。两条手臂仍和胴体相连，就这么三截胡乱塞进箱子，再搁上人头，看得出为“量箱裁

体”，如果箱子长一点，腿都不会砍的。女尸上身穿着花缎滚边旗袍，面料质地上好，做工亦精细，两臂戴着白玉镯，指头上一枚钻戒，价值亦当不菲。欧阳断定这谋杀并非图财。

此时，熊班主稍稍平静下来，就哽咽着讲述与熊翠玉有关的事：十八年前，熊班主沿着黄孝河坐船跑江湖唱戏，生意倒不赖。只是，年过四十的他，尚无一男半女，内心甚是怅然。这天，他准备到汉口土码头，找几家茶馆牵场子。坐在船头上，他忽然听见河边芦苇丛里传来一阵婴儿啼哭声，及至停船上岸寻去，拾到一个不满周岁的弃婴，眉清目秀，还带着把儿，是个男娃，熊班主喜不自胜，只说老天爷可怜他，天赐他一个儿子。熊班主十分珍爱这孩子，对外谎称是土码头一个相好给他生的，相好的死于难产，他给儿子取名熊常发，指望熊常发传承香火，光宗耀祖。熊常发刚满五岁，熊班主送他到私塾读书。哪知读了两年，熊常发硬是不肯去学堂，成天在戏班里跑来跑去，跟着戏子们咿咿呀呀学起了唱腔。熊班主听儿子嗓音清亮，又越长越标致，心想，学戏也许能成名角呢，便教他唱《二度梅》、《柜中缘》，熊常发也确有悟性，一教即会，十六岁就红遍黄陂孝感。只是他，大约唱坤角唱久了，性情也变了，成天旗袍襟褂，刘海辫儿，走路扭扭捏捏，说话嗲声嗲气，一个小伙子活脱脱变成了闺女家。

那些年，戏班男女同台，且女子唱戏格外吃香。于是，熊家班子到汉正街沈家庙铺台子时，熊班主干脆称熊常发是自己的独生女儿，上过洋学堂，艺名叫熊翠玉，让熊常发整日穿着高领旗袍遮住喉结，招摇过市。这一招，果然见效，老爷阔少，竞相捧场，太太小姐，有认熊翠玉当干女儿的，有和熊翠玉拜干姐妹的。汉口各家报馆没有哪天不是整版整版登载有关熊翠玉的文章，除了对其演技的溢美评论，连他在哪家赴宴，去什么府第搓麻将，夜深了与某太太某小姐同榻相眠，都细细写来。熊翠玉穿何式样衣服、戴哪种首饰均被诉诸笔墨大肆渲染。

欧阳对熊常发来汉正街的情况比较了解。只问他同哪几位太太小姐平常来往比较密切。熊班主搔搔头，一口气说出上百个，年龄自十四岁的小姑娘，说到六十岁的老太太，全是政要名流的家眷。欧阳一听犯了难：这些角色不仅不好随便传唤，真要逐个问来，只怕拖长时间，延误侦查，最

终反倒破不了案子。他踱了几步，掸掸鸭舌帽，决定从两个送藤条箱子的汉子入手。



回到警局，探长吩咐下属按熊家描述的送箱人年龄特征，画出像悬赏查缉。画像贴出不到半天，两个抬箱子的人自动找到警局，承认是他俩受雇龙王庙码头管事胡源禄，送到沈家庙的。询问胡源禄，他先是一愣，反问你俩怎么认定是我？两个小伙子说，一个和尚不认得一百个施主，一百个施主认得一个和尚，您是鼎鼎大名的码头管事，我们还会错认？胡源禄这才直言相告，说是前不久，堂主刘子善做五十大寿，请熊翠玉唱堂会，堂主一高兴，订做一套行头赏他。听说熊翠玉去法租界里唱戏，当然就近送到沈家庙。当时他还交待一路要小心呢，莫不是半途让人调包了？至于为什么要雇外面干活的，不叫自家下人送去，胡源禄声称三姨太突然得疾病暴亡，家里抽不出人手。胡源禄的话似乎滴水不漏，熊翠玉确实是在法租界唱戏，两个汉子抬箱子到街口累了，停下来见人打架看了好一会，真有可能被人换了箱子。

但刘子善的三姨太，欧阳是认识的，年龄、身个儿与藤条里的女尸差

不多。欧阳打听到三姨太灵柩停在长堤街明月庵，等到夜深，便去那庵里开棺验尸，尼姑见是欧阳探长，自然不敢怠慢。欧阳细一瞧，发现胡源禄说三姨太暴亡纯属鬼话，她那颈脖上分明是让刀给斩下的。虽说尸体上的玉镯、耳环、钻戒、旗袍、裤子与藤条箱里的碎尸一模一样，尸身却是个男人。另外，脚上新穿的鞋子略有不同，那箱子碎尸只套了一只高跟皮鞋，而这棺内尸体却穿着一双绣花缎子拖鞋。欧阳立即拘捕了刘子善、胡源禄，并分开突审，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刘子善系四川人，年轻时路过汉口，看中汉正街这块人气财气两旺的风水宝地，凭着超人的武功和百发百中、削铁如泥的七寸柳叶飞刀，打下一片码头。后来，他拜在洪帮栖霞山大爷黄子丹门下，升为汉正街、长堤街等十八码头总堂主，炙手可热。刘子善是习武之人，特好女色，虽说娶了三房姨太太，可还总爱拈花惹草。他尤其喜欢戏班里的标致小生，极尽龙阳之好、断袖之癖。不过，他当初看中熊翠玉，并不知道他是个美男子，以为是位绝色佳人呢。其实，熊班主给养子起一个艺名，让他一身女儿装扮，就是要逗得豪门富户的好色之徒心痒难熬，带得财源滚滚来。刘子善更是曲意奉承，神魂颠倒。今天请熊翠玉吃酒，明天让其唱堂会，熊翠玉装嗔撒娇，卖弄风骚，却是若即若离，不让刘子善得手。胡源禄见堂主吃不香，睡不着，相思病重，献计说熊翠玉喜欢热闹，同商会会长家的小姐拜干姐妹，认税务局局长夫人作干娘，往往在彼处玩到深更半夜，借宿那里。何不叫三姨太与熊翠玉拜个干姐妹，常来常往，乘哪天夜里借机行好事。刘子善觉得此计甚妙，怂恿三姨太认熊翠玉当妹妹。三姨太知道刘子善存心不良，却经不住他重金许诺，真与熊翠玉拜了姐妹。此后，熊翠玉果然时来走动，但是只跟三姨太睡，不同刘子善睡。一天，胡源禄问堂主进展如何？刘子善摇头直笑，说聪明的戏子，糊涂的道士！这小妹子总有话哄得我不好动粗硬上弦！

刘子善本想乘做五十大寿之机灌醉熊翠玉，岂料，熊翠玉防范甚严，三姨太关键时刻又总出面护驾，未能得逞。三天堂会唱罢，刘子善眼睁睁看着法租界一个代理商开来“乌龟壳”将熊翠玉接走。这当口，恰逢杨庆山当上洪帮大爷，请他去杨公馆赴宴，照例他要在那里白天黑夜闹腾几